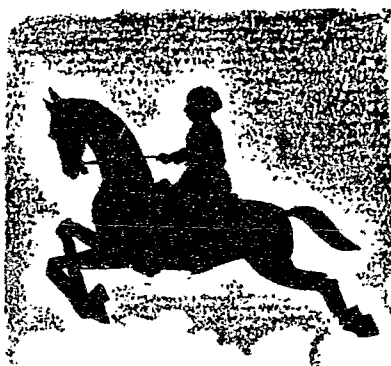


戰地生活叢刊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

羅 烽 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MG  
I246.5  
43

戰地生活叢刊

第八種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羅烽著



3 1774 9739 7

## 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一

十月初，一個恬靜的傍晚。莫雲接到一封信，她拿着那個未曾拆口的信封，在豐肥的葡萄架下，凝睇着從葡萄藤蔓和葉的隙縫間投進來的晚霞，珊瑚色的細線，漸漸地從她淡淡紅暈的兩頰隱退下去了，退到她隆起的胸脯，腳下，乃至鋪滿着青苔的地上。像一個猜謎者一樣，莫雲把信反背在身後，用她的沉思，牽制着過於興奮的感情，她那顆赤裸着的處女的心，已經插上健美的翅膀，飛過滹沱河，飛過雲中山了，可是，她終又棲息于甜蜜的窠巢里。

這是她的未婚夫青年軍官韓爾謨少尉的信。這位帶有儒將之風的韓爾謨，自從悲壯的大同之役，便沒有下落了，這一個無結果的消息，足足使性格堅強的莫雲，苦惱了二十多天，這之間，她將韓爾謨給她所有的信和詩，全搜集在一起了，這種別人莫明其用意的做用，



連莫雲自己也難於說明它。

當煩惱的時候，她很愛騎着父親那匹駿美的白馬單身到太原城的郊外任性地奔馳，她故意讓風，讓沙土，讓狂亂的顛簸損傷着自己，和疲倦着自己。有時却像個遙祭者一樣，沉默而憂傷地坐在緩步的馬身上。她這樣唱起來：

「我靠近坟墓了，

我靠近了神話中的魔手！

當我的眼睛睜着的時候呵，

我看不見你的溫柔，

我將走進坟墓了，

願你騎白馬而飛來……」

這首極端傷感的短詩，是在大同戰雲緊張時，韓爾謨少尉出發前線的前一天寫好寄給莫雲的。他這樣不能忘懷於未婚妻，正相同莫雲不能忘懷於韓爾謨在戰場上建樹殺敵的功勳一樣。這首詩，雖然沒有動搖了她的初衷，但在她的心里却萌生了一個不幸的幼芽，一直到那無結果的消息傳來時，那幼芽便突然長成初綻的蓓蕾了。

從那時候起，這首極端傷感的詩，就與煩悶的莫雲結成了良伴，她默詠，她朗誦，她在輾轉不能入眠的床上傾聽它的悲涼的聲音，而且她彷彿看見了一幅淒慘而真實的詩畫。

但是富有堅強性格的莫雲，從未將這種兒女之情，表露在她的父母、親朋，以及任何人的面前，她也從未流過一次眼淚，即使二十幾天是超乎尋常地煩悶的。

父親，一個世故的，好說話的退職老軍官，一次勸解着他女兒：

「一定的，韓爾謨，那個有福分的孩子，絕對遇不到什麼凶險，父親有這樣個經驗：凡是眉毛長的人……哎，一定的……」

「爸爸，不要替女兒担心這個，」莫雲率直地回答說，「就是遭到凶險，我也不勝痛惜，

戰死沙場上的祇是一個韓爾諤嗎？爸爸，女兒的自私心，早就讓敵人的碎暴消滅了！

自從受了莫雲責難以後，那個好說話的老頭兒的嘴，永遠也不提起韓爾諤的名字，暗地里他却與莫雲的母親表示遺憾地說：

「莫雲這孩子連點兒姑娘氣全沒有了，你知道嗎，她爲什麼對爾諤的事情這樣冷淡呢？」

莫雲的母親不會比那愛說話的老頭兒更明瞭些，可是她對於這件事情，總是帶着沉默的担心，因此，皺鎖着眉頭，嘆氣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她這種無言的憂傷，更給煩惱着的莫雲加深了不少的煩惱。

現在，久被煩惱禁錮的莫雲笑了，這從心的深處所發出的笑，連與韓爾諤訂婚那天的加在一起，也不過是第二次。是的，多末意外呢，她的未婚夫韓爾諤從墳墓里爬出來了，從神話中的魔手里掙脫出來了。

她走出了葡萄架。她的臉煥發着欣悅的光芒。是什麼忍耐，全不能制止的欣悅；使莫雲

的內心里浮動了羞愧。她順着夾在花坪當間兒的甬路向自己的臥室走去。在對面，她彷彿迎着很多譏笑她的人，她本能地低下了頭，剛剛開的茉莉花，在靜悄悄地飄散着芬芳，在向着她的主人——害羞的莫雲微笑着……

正當尋找剪刀剪開封口的時候，粗忽的莫雲發現了一件意外的事，原來這封信是從本城寄發的。啊，韓爾謨怎會跑到太原來了呢？

她不待思索那問題，就急忙把初欲保全完整的信封用手撕開了，一張粗糙的中國紙上，寫着潦草的筆跡：

「雲妹：

你不能騎白馬而飛去，我便乘風塵而來了！

你不歡喜嗎？我將完整的身體帶給你，你不意外嗎？一個埋進坟墓而又復活的

人！

我的歸來，暫且不必告訴你的雙親。望你即刻來，有許多要緊的事情等待你來給我解決。

我現在住在××胡同五十五號一位姓戴的朋友家里。假如這封信是在晚飯後接到的，那就請你明天上午來好了，因為我有許多話須到外邊去談的，我在焦躁中等着你呢！祝你

晚安。

韓爾謨」

雖則莫雲把這信細讀了三遍，雖則莫雲再四地思量，她對於未婚夫韓爾謨突然出現於太原，終究是頗感費解的；為什麼帶有這末多的神秘性呢？是什麼「暫且不必告訴你的雙親。」啦；是什麼「有許多的事情等待你來給我解決。」啦；又是什麼「因為我有許多話須到外邊去談。」啦……這些，使性急的莫雲不耐煩起來，她恨不得立刻騎着那匹健步的白馬，飛馳到××胡同五十五號，找到韓爾謨問個明白。她真的竟走出臥室的門外了。

但，日輪已經沉淪入西方天空的邊緣，夜，黑色的夜，向着狹仄的黃昏之境圍襲來了。於是她又賭氣地返回臥室。這一夜，莫雲像個守夜的更夫，而她的心，就是更夫的水杵，清脆地敲打了個徹夜。

二

韓爾謨少尉穿的是便裝，清晨的風扯動着他的衣襟，扯動着他的髮絲，越發顯出這青年的飄灑了。但韓爾謨的眼睛始終是癡呆呆地看着脚尖前的草原，而且他的視野從未超過五尺遠的範圍。這種侷促，好像是那不慣的服裝束縛了他。

已經走出城外很遠了，這一帶是莫雲常到的地方，在泥土鬆散的所在，還留着她那匹白馬馳騁時掘起的蹄印。韓爾謨少尉茫然地向前走着，他似乎忘記了身旁的未婚妻莫雲。走得更遠了。

沉默着的莫雲越發焦躁起來：

「夠久了，你回答我吧！」她近於咆哮，初見時的熱情完全不見了，「爲什麼你快告訴我。」

韓爾諤少尉顯然地是有點兒發窘，他無所爲地用手揉搓着眼睛，脚步也不勻整了一雙手從眼睛上拿下來，竟感覺它無處安放。

莫雲與韓爾諤少尉從前保持的距離，現在被莫雲破壞了，她漸漸地離開韓爾諤的身旁，大約有一臂的間隔。

她失掉理智地：

「你趕快回答我，若不，我就回家！」

「我當然要告訴你的，但你不要這樣性急呀。」韓爾諤少尉乞憐地說，而且走近莫雲的身邊，強制地挽起她的手來，一種斷續的顫抖，傳達到他的手心里，他感到吃緊了，他想用另一種手段來說服她，但是他的意識，他的嘴，突然變得非常拙笨，不中用。

「我再容你五分鐘，聽着沒有呢？」莫雲看了看手錶，「好，現在是九點零四分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還請你不要把這件事弄得如此嚴重。」

「我可也是這樣想，但看結果吧——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想你能瞭解我，你也能原諒我。」

「坦白一點兒就好啦！」

「親愛的，我可曾欺騙過你嗎？……我的行為……你說……」

「不要講什麼過去，我全曉得……哦，祇剩兩分鐘了！安靜一會兒，我不願意再打攪你。」

「何必呢？現在，我就可以坦白地和你說；但是，我想，它不會變更我們已往的愛情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那樣希望着。」

「那真好，呢，親愛的，我的心怎會突然跳起來了呢？」

這一點是坦白的，韓爾謨少尉的心果然跳得很兇，而且喉嚨乾燥，這種現象，彷彿剛才經過一次激烈的賽跑似地。

時間祇剩最後幾秒鐘了。

韓爾謨少尉真的想從莫雲的眼前逃避開，他看未婚妻那副嚴冷的顏色，他預測到那種說服，非遭到打擊，非遭到失敗不可，然而他還有一點把握：那就是，依他的經驗，女人是很容易被情感征服的，猶其是一個未曾結過婚的姑娘。

一趟長長的武裝行列迎面走來。

這是一營北上的援軍，軍旗在輝煌的陽光下迎風招展着，威武，活躍……

韓爾謨少尉指着那行列，傷感地說：

「看見沒有呢？人就是這樣走盡了自己的坟墓！」

「韓，你變了！」

「不，我沒有！」

「強辭是沒有用的，你已經表現出來了。」

韓爾謨少尉沉默了片刻。

「我知道，要要求過着和平生活的人，去瞭解戰場上的一切，那是一種錯誤……」  
「韓，」莫雲不客氣地推着韓爾謨的臂肘說，「時間是寶貴的，爽快些，爲什麼這樣急人呢？直截了當地吧！」

軍隊已經走近他們。韓爾謨少尉獲得這個機會，又可利用幾分鐘的時間，去考慮一下所要說的話。因此，他故意把頭扭過隊伍那一邊去，這樣，暫時他可以避開了莫雲的迫視。

現在最後一個士兵從韓爾謨身側消逝了。他的前面只留着淡薄的灰塵，只留着一片空曠的原野，不知名的鳥兒，在彷彿碧波一般的天空中浮游着……

他把頭又扭過來。這次，他先發言了：

「吶，我還記得，在我們訂婚的那天，你會對我說過這樣句話：『……從今天起，我們的患難與安樂都要平均負擔，我們共同的幸福的基礎，就是建立在那上面。』你可忘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說過這樣的話呀。」

「這就好了，我無須多說，現在我就用你的話，回答你所質問的吧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，你？」

「那就是，我之所以要回到太原來，是爲了保全我們將來的幸福的基礎啊！」

「坦白嗎？」

「自然。」

「可是你想錯了，說什麼將來呢？從今天起，那幸福的基礎被你掘毀了！」

莫雲說完那句話，她就轉過身來，循着原路往回走。這是卑棄韓爾謨的一種表示。同時，對這件事她不想多說什麼；她已經把未婚夫韓爾謨看穿了。

憤恨，失望，憐惜，一齊包圍着她。意識里又盤踞着不幸的憧憬。她望着印在泥土上的白馬所掘起的蹄印，深悔不該浪費自己的精神，感情與時間，深悔不該盲目地去理解，去偏愛韓爾謨的那首詩。

「我靠近坟墓了，」

我靠近了神話中的魔手！

當我的眼睛睜着的時候啊，

我看不見你的溫柔，

我將走進坟墓了。

願你騎白馬而飛來……」

現在她再默詠一遍時，與以前的意味完全不同了，現在她分析出那首詩里是包藏着悲觀、懦怯與自私。

起初，韓爾謨少尉停住了脚步，回頭看着莫雲的脊背，非常驚愕。漸漸地離遠了，他覺得這與幸福訣別時同樣的悲涼，於是他像被什麼驚醒了似地追逐着莫雲。他一邊凄愴地喊：「就這樣完結了嗎？……你不能離開我，雲，雲哪，我是爲你而來的呀！」

他趕上了，他拉住她的手，若不是前邊一個推單輪車的老頭兒走過來，他就要雙膝跪

倒在莫雲的面前了。

「你不能離開我，」他抖動着她的手，眼淚汪汪地說：「我不能忍受這種痛苦啊，雲，親愛的，我的心完全碎啦！」

沒有邀得對方的同情。她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，要躲開這悲觀，懦怯，自私的人。已往的熱愛，現在陡然降落到冰點，他的溫情難以將她恢復原位的。

「放鬆我！」她掙扎着被握在韓爾謨手里的手，生氣地說，「我已經討厭你了！我已經不愛你了，痛苦是由你自己造成的，不能忍受也要由你自己想辦法。聽着，韓，這問題沒有圓滿的答覆之前，誰也不要想見誰吧！」

「謝謝你，給我買一瓶安眠藥片好嗎？或則是一支手鎗！」

「怎麼要自殺？」

「這是一條路……我不能再讓我的痛苦延長……」

她苦笑了一聲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能幫你的忙。我也不能奉陪了！」  
於是莫雲像一陣旋風似地走了。苦笑的顏色，在她的臉上越發地濃厚起來。

三

臨陣脫逃的，無路可走的青年軍官韓爾謨少尉，自從幹了一樁冒險的事業以後，他解決了第一步的危難。現在他竟得到莫雲的父親，那位退職老軍官的同情，從那並不十分安全的全的××胡同五十五號朋友家中搬進莫府里來。

這真是適得其反的事情，先據他推測：假如沒有未婚妻莫雲的幫忙與情面，必然要，而且處處要遭到老岳父的反對的，不單是搬進莫府不可能，企圖從未婚妻的身上獲得「溫柔」……也更是空想。

這適得其反的結果，使韓爾謨的前途放了光明。那鳥語花香的院落，那明朗而幽靜的

書齋，那豐美的飲食，使他滿意得如同從地獄里走到天堂。

最使韓爾謨滿意的是他所住的書齋，與莫雲的臥室僅僅是一壁之隔。

但是他搬進莫府已經有三天了，除吃飯的時候，他可與莫雲同桌而外，他幾乎沒有與她會面的機會。有好幾次他仗着胆子去訪問她，全被莫雲拒絕了——她是經常地倒鎖着門，不管韓爾謨如何請求，他連一個拒絕的回響全得不到。可是這一點點打擊，是不足使追逐幸福的而且有着耐性的韓爾謨氣餒的。也不因此而怨恨莫雲，他覺得處在這有保障的環境中，權拿這種生活當做遊戲，那又算得什麼呢？

在晴朗的清晨，或是在靜穆的傍晚，韓爾謨總愛到花園里，到葡萄架下，去尋找他的詩興，憑着獨特的靈感，他繼續地創作出很多很美的抒情詩，在那里他絕不提到戰爭，他絕不提到生死，在他的詩里是充滿着，洋溢着快樂，活潑，以及那未來的幸福之幻想。

其中有他最得意的一首，寫在一張桃色的詩上。

「我揭開那桃紅色的

我的心之窗帘，

溫和的陽光啊，

投進我的心谷中……

我關上它，當夜晚，

在我的床周，

徘徊着水蜜桃般的好夢。」

得意的韓爾謨把他那首得意的詩，偷偷地塞進莫雲的門縫里去。「多末富有詩意的情話呀。」當他完成這樁工作時，他想，而且他等待着佳音。

夜，失望的一夜過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韓爾謨照常地到花園里去散步，去尋找他的詩興——雖然是「失望」已經把他的詩興打消了——他想不到在那里發現了使他更失望的事情。

那碎紛紛的，遭了露水浸凌的粉色紙片，彷彿殘謝的桃花，淒涼涼地零散在草坪上，一副副被損傷了的小臉，向着他的主人訴苦。

韓爾謨的四肢發起燒來，他感到恥辱了。他異常痛恨那個無情的女人，他恨不得立刻報復她一下，但一時還想不起怎樣報復才好。

不知是因為憤怒呢？還是因為失望呢？一切的東西都在他的意識里模糊起來，甚至連那首最得意的詩都在他的記憶里殘缺了！

這一回，一向忍耐的韓爾謨不能再忍耐了，他要用比較強硬的態度，給莫雲寫封信，主要的是責難她的無情和粗暴。於是他決計離開花園回到書齋里去。

他走不上五六步，在花園的爬滿了牽牛花的月亮門那里，發現了那個無情的女人——莫雲，她兩手展開一張當天的新聞紙，她一邊踱進花園，一邊默讀着晉北雁門關戰爭的

消息。韓爾謨不知不覺地站住了。他非常不安：恥辱與痛恨一齊挑撥着他。「我再不能向她低頭了！」他鼓舞着自己的勇氣，企圖轉換一下處處敗北的局面。可是當他看見莫雲堅強的姿態，當他看見莫雲秀麗的面貌時，他剛剛佩好了的武裝——勇氣——便又全副被繳械了。

「我絕不能再向她低頭了！」

他重新又鼓舞一次，想把已經軟化的念頭，從垂危中掙扎起來，因此，他當真挺起了軍人式的胸脯，只可惜一時找不出可以堅強的理由，因此，他的胸脯里却像沒有酒的罈子，那末空虛。

聰明的韓爾謨忽然又想起：「女人是容易被情感征服的。」那種經驗，前幾次，雖然全都宣告失敗，不過他總是深信它必然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的。

他以爲把自己的期望弄成僵局的人，才是世界上唯一可笑的蠢貨！這種人，他不該有人們應有的幸福。

向自己的幸福低頭，怎能說牠是恥辱呢？韓爾謨就是這末給自己辯護着。

他裝做有沒看見莫雲，轉了身子。

他復又走回零散着紙片的地方，徘徊着，而且放重了脚步，他希望脚步聲能傳達到莫雲的耳裏，好來注意他的行動。

他開始用右手拾着坪上的紙片，而後再一片一片地遞進左手里去。他那種緩遲的動作，足以表示出他的內心正在悲哀着，足以讓聰明的莫雲瞭解他悲哀的由來。

偶然地在拾起的一張碎片上，他發現了有被墨筆塗抹的痕跡，迎着陽光照看，還可以辨清那幾個字：

「水蜜桃般的好夢。」

韓爾謨立刻生氣了。他認為侮辱他的詩，比直接侮辱他本人還嚴重，何況又恰巧是侮

「他最得意的詩里的最得意的一句呢？」

「質問她吧！」「不！」自己的提議，立時又被自己反對了。隨後他又責罵着自己：

「蠢貨！你要向自己的幸福低頭呢！」

彷彿沒有發生這嚴重的波折一樣，韓爾謨繼續他尚未完結的工作。這之間，他等待着所等待的人走過他的身邊，藉着這一問題，好向她充分地發揮出他的有聲的，與無聲的情感。他準備要征服她哩。

草坪上不見一塊紙片了。

然而韓爾謨所期待的，竟遲遲不來。

他側過身子窺視着，然後他又轉過身子向四外搜查，他大失所望了！

大約有五分鐘的光景，韓爾謨的左手撐着一團紙片，癡呆呆地站在原處不動。他彷彿是莫府花園里的裝飾——一個平凡的塑像。

#### 四

第二天，差不多和昨天同樣的時辰，莫雲走進花園里來。她的姿態，雖然與從前同樣地堅強，但是她的臉兒却比昨天蒼白得多了。她是以近似疲乏的步子，踱進來的。她的手里，拿着一捲用新聞紙包着的紙捲。

這種沮喪，可以說是莫雲有生以來，僅有的一次。她的臉上，簡直像浮着一層黯澹的秋雲，同時，它沒有一絲的幻動。

她躑躅在褪了色的花圃的小徑間，相候着一個每天要來這兒散步的人。她準備好費了整夜的斟酌的兩句話，來和他做最後一次的分或合的決定。

爲屈從別人，把自己沉入河流的底層，這樁蠢事，她，在不願意做。而且，她也不願意別人如此，懊。可是，很不幸，她眼看見一個爲自己所愛的人，將要沉入河流的底層了！雖然，她曾不惜犧牲自己的幸福，屢次去拯救過他。

她想過：「戰爭是恐怖的嗎？」據沒有親臨戰場的莫雲的解答，並不像那位青年軍官

韓爾諷少尉那末簡單，她認為：戰爭的本身，確實是令人可怕的，而也是令人詛咒的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戰爭是多末令人歡快與歌頌啊！當那蔑視公理的暴徒，海盜式的日本人，來到我們中國，姦淫擄掠的時候，當中國人不甘受牠們的蹂躪而奮起反抗的時候。

「若是洪水淹沒了中國，就不會有一個中國人還能享受他的幸福了！」莫雲時常以這樣的比擬，像一個忠實的宣教者似地警告着她所接近過的，沉醉於個人安樂的男人和女人。

但是，她的說教並未獲到很好的效果。而且有的人竟對這位連愁苦的短夢全未曾做過的，獨生的寵兒發出反詰：

「你呢？你自己呢？」

這問題，使莫雲非常受窘，雖然那樣，她不願把尚未實現的志趣，預先告訴別人。她的回答是：

「我嗎？我是知道怎樣去疊榻的……」

約莫半點鐘之後，韓爾謨果然又來到了花園。他首先發現了莫雲，他立時就奔她去了，他簡直像餓餓的老鷹，撲着一隻雞雛那樣抱住了莫雲，而且把頭埋進她的懷里，哭哭涕涕地說：

「我沒有幸福了……你怎能這樣讓我寒心……你不理我，你拋棄我，你對待我等於對待一個陌生的人……我沒有幸福了……你想個法子，把我消滅了吧！」

原先被莫雲愛慕的韓爾謨，而今，她覺得比魔鬼都可怕，她簡直沒有在他面前停留一刻的勇氣了。

「鬆開！」她用勁兒，開他的手，咆哮地喊：「你打算怎的？」

「我愛你，」韓爾謨再度企圖擁抱，可是被莫雲嚴厲的顏色拒絕了。「雲，親愛的，爲什麼對我這樣冷酷呢？」

「我答覆你，這就是消滅你的方法！」

「不同意這個你給我鎗——」

「給你！」

「……這，這是什麼？」韓爾謨接過來，囁嚅地說。

「還給你的信和詩」

「嚇，」兩手絞扭着紙捲，絕望地：「你逼我走哪條路呢？」

「穿上軍裝，回到戰場上去！」

「這是死路！」他哭叫着，「多末殘忍哪！你要把我送回坟墓里去呀！」

「好，就在這兒等着你的幸福吧！」

莫雲悻悻然地走開了。她的意識里盤據着一個矛盾：彷彿成功了一件事情，又彷彿失敗了一件事情。

一直那可怕的背影，從他的眼中消逝，他也沒有停止用指甲挖搔那捲紙捲，被損傷的地方變爲紙屑了，細碎的白片，向下飄落着。同時，韓爾謨的心，幸福也都變爲細碎的屑末了。

他真不想活下去；追求，希望，一切都失敗了，這還有什麼生趣呢？

當這時，那淒涼而恐怖的空襲警報響起來了，而韓爾謨對於它，沒有那樣的感覺，因為生和死，在他，已經沒有什麼可分的界限。

「來吧，一枚炸彈落在我的頭上。」

像祈禱似地站着不動。這個倔強的韓爾謨，現在，簡直是視死如歸。

一刻鐘以後，兩翼塗有旭日章的敵機五隊侵入了太原城的上空。重量的炸彈，像暴雨似地投下來，絞成一片冗長而宏大的爆音，平靜的空氣掀起了巨浪，大地，屋宇，人與牲畜，都在這滾滾不斷的巨浪中浮搖着，顛簸着……

韓爾謨昏昏沉沉地跑出了花園，彷彿背後有個人推着他，一直把他推進葡萄架旁邊的防空壕里。

在那里，他又碰見了莫雲。

## 五

當前方戰事吃緊的時候，在動亂的山西省會——太原城里，盛行着兩種事情；一種是忙於避難，一種便是忙於結婚。

近幾天來，莫府里正在同時進行着那兩種事情呢。退職的老軍官，莫雲的父親，整天在手忙腳亂着，一方面要邀請親朋幫同籌備婚禮等事，一方面又要規整家產和督促清理貴重的服裝與什物。尤其令他無所措手足的，就是他的女兒，因為關於婚期，並沒有得到她的同意，他就擅自決定了。

既已宣布了吉期，這老頭兒爲了顧全對外與對內的尊嚴起見，無論女兒怎樣反對，他也不肯改變他的初衷了。同時，爲求圓滿解決，他不惜犧牲父親的尊嚴，對女兒表示屈服。

差不多每天要耗去兩點鐘的工夫，去應付他的挑皮的女兒。現在幾乎等於每天來襲的敵機那樣，使他不安，使他頭痛，甚至于使他害怕。

距婚期兩天前的夜晚，在退職老軍官送走最後的一批朋友，將要就寢的時候，莫雲又出現于他的面前了，他每次對於對方的猛烈的迫擊，完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。而且更不知道怎樣去發揮他的老於世故的，詭滑的喉嚨。

現在他那副可憐的窘狀，恰像老耗子碰見一隻勇健的小花狸貓一樣。

「爸爸，你考慮好了沒有？」莫雲強硬地質問着，當她看到五花大綠的喜幛更加增多，也就更加增多她的氣憤與焦躁。「快一點兒回答我吧，我實在忍耐不住了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」他呷了一口冷茶，繼續地說：「你要保持父親的面子才對，一生祇有這末一次啊！」

「對不起，爸爸，若是——」

「不必再重複了，」他截斷她的話，他的態度和語氣，都溫和到了極點，「爸爸並不是個糊塗蛋哪！你的心思，我全明白，噯，這末着，祇要你敷衍過去婚禮的形式，就完了……」

「爸爸，你要騙我嗎？」

「不，豈有此理，」而後他指着莫雲的母親，——她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。因為莫雲的事情，上了點火，病了——說「我當着你母親發誓……真是，豈有此理！」

「可是，即使是不騙我，這件事，也辦不到，多說也沒有益處啦，爸爸，我還是請求你取消原議吧！」

「那，那怎能辦得到呢……」

「喲，小雲，你要逼死你的爸爸啦！」莫雲的母親看不慣女兒的嬌情，替丈夫打着抱不平。她意欲繼續說下去，用有力的幾點，打擊這個強硬的對手，可是，她的嗓子突然咳嗽起來。隔了一會兒，咳嗽停息了，她的話也變為鬆弛無力了：「這是什麼時候呢？你總是這樣嬌情，這樣不懂事！你爸爸不是說過嗎？趕快辦完喜事，咱們馬上就離開這危險的地方，到昆明去，那時，你願意怎樣就怎樣，高興唸書？你爸爸可以出錢送你到法國「爬犁」——巴黎——去留洋，你願意跟你女婿一道去，一道去也行啊！小雲，你說，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地方呢？」她一口氣說完這片話，又開始咳嗽起來了。

「爬犁」這兩個字，竟使莫雲忍不住要大笑，她極力用氣憤壓制着它，這一交戰，在她的小腹內部引起一種隱隱的怪痛，可是她的臉上已經顯露了不可抹殺的笑容了。

這一來，却被她的父母誤會了，那老頭兒立刻抱住了莫雲，抖動着歡欣的嘴唇，說不出來一句話。莫雲驚愕着。她的母親突然用臂膀撐起了半個身子，神采奕奕地，彷彿是個精壯無恙的老婦人。

「我的好孩子，」那老頭兒感情激動地說，「你給爸爸幸福了！你給爸爸幸福了！……我的好孩子呢！」他這樣反覆地說着，是欲使對方容易測量出他感激的深度。

莫雲對於父親的誤會，乃至造成這樣個局面，越發是覺得好笑。當他看見父親迫真的面孔時，心里又突然難過起來。用什麼話才能打消父親的誤解呢？一時她找不出適當的話來。於是她非常痛恨自己，痛恨自己不該露出那無謂的蠢笑。

同時，她認為要打消那決定，也是絕對不可能的，她索性就放棄了要求。從父親的懷抱中掙脫出來，少魂失魄地跑回了臥室。

六

準備做新郎的，幸福的韓爾謨，這幾天晚上就睡不好覺。尤其是昨天老岳父把莫雲完全同意的消息告訴他以後，他就興奮得更不能閉眼了。

這是新婚的前一夕。

夜，被重重寒雲蒙蓋了的夜，將這座入眠的古城混凝了，一切都歸于陰沉，死寂了，祇有西風，用它那急行軍的步伐，通過這可怕的長夜，在追逐着光明的翌日。

當這時，那位追逐着光明的翌日的韓爾謨，他相同西風一般地在書齋中急行着。他時而對燈微笑，他時而對窗外的黑影蹙起眉頭。那種種反常的形態和心理，竟彷彿關在瘋人院里的狂人。

漫長的，踏不盡的夜，使焦躁的韓爾謨奔波得十分疲倦；然而有一種神秘的耐力支持

着他，同時，用自然的樂器——他的輕盈的喉嚨，歌唱着自作的抒情詩，那是企圖一方面藉以洗刷自己的疲倦，一方面去挑撥着輾轉床側，尚未入睡的莫雲——因為爾韓謨常常聽見床的呻吟聲呢——的春情。

他對於那匹矯健而駿美的白馬——這是指莫雲——有點害怕，可是，越接近明天，他又越是覺得她是溫良的了，並且，他自信自己的駕術，絕不會從她的身上跌下來的。

唱着，唱着，他的兩臂突然向前平伸出去了，他完全像舞台上的優伶，在扮演着戀愛的幻想者一樣，兩臂又緩緩地環抱回來，同時，他那面部的表情，簡直是沉醉到迷醉的深處。神經在麻痺着，心在激盪着，眼睛在合攏着，他四肢無力地將癱瘓的身子拋到床上。韓爾謨的呼吸在閉塞了。他能很清晰地聽見心的激盪聲，不平衡的激盪，使他十分煩躁。

現在是午夜一點了。

西風更加快了步伐，在追逐着光明的翌日。而韓爾謨却睜着眼睛，躺在床上望着天花

板，在等待着光明的翌日呢。

韓爾諷有點兒莫明其妙，現在竟憶想到埋在敵人炮火中的伙伴們，中尉周迪克還活着嗎？少校蘇步春還活着嗎？以及終日沒有笑容的顧師長也還活着嗎？還有那些士兵……「啊，悲慘的憶想啊！」他努力在排除着那些可怕的場面，可是，那些熟悉的面孔，都帶着血肉模糊的肢體，湧進他的書齋，向他怒視，向他唾罵……

唾罵與怒視沒有感動他，他反而向那些他認為愚蠢不過的幻像，答以冷峻的嘲笑，然後，他把即將來臨的幸福顯示給他們，於是，他覺得那怒視，那唾罵，立刻從他面前抱頭遁去了。

不久以前還是厭惡戰爭的韓爾諷，現在也變為一個戰爭的謳歌者，他以為，因為有戰爭才有現在，因為戰爭逐漸趨於險惡，才迅速地造成了今日的幸福。他想，結完婚以後，就可以到雲南去了，他可以掣蜜月中的愛妻，登雲嶺玩賞南國之秋，或則暢談中原的烽火——他估計在半月以後，敵軍必陷山西而攻河南，因此，才有「暢談中原烽火」的設想——必

要時，還可以遠渡重洋，訪問法蘭西的首都，脂膩粉香的巴黎，嚇，多末清芬，富麗，偉大的都市呀！到那時，他又可以到搜羅龐博的博物館，去拜訪一代之雄拿坡崙的英姿——韓爾謨之所以棄文習武，多半是因為讀西洋史受了拿坡崙的影響哩——去瞻仰大詩人席勒的遺墨，當韓爾謨想到大詩人席勒的時候，他便有點兒技癢了，他很想乘興寫一首較長些的紀念詩，主題是紀念新婚的前夕的。

於是，用一種魚躍的姿勢，下了床。

隨後就把放在寫字台上的，精美的紀念冊子展開了。靠在圍椅的背上稍微構思一會兒，就提筆寫起來：

「漫夜呀，你終有你的休止，

讓西風掃淨愁雲，

讓雄鷄啼破陰暗，

我的明天啊，你曷其來遲？

那醜陋的幽靈是這般安靜，  
而我的心像海一樣地不甯！  
你呀，你冷冰冰的胸懷，  
却又如石女之薄情。

但我的幸福，彷彿卽綻的蓓蕾，  
你，殘敗的黑影亦將付諸流水，  
你看啊，我長了翅膀的幸福，  
要向碧油油的空中旋飛。

你看啊，我長了翅膀的幸福，  
怎樣向碧油油的空中旋飛？」

寫完，一連朗讀了五遍，覺得很滿意。這時，他有些疲倦了，於是回到床上；用紀念冊子蓋上臉，像吃醉了似地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天亮的時候，他還沒有醒。

## 七

有人把他喚醒了。

紀念冊子已經跌落在地板上。他所念念不忘的光明，直射到書齋里，使他非常耀眼。韓爾謨看着站在面前的老岳父，會意地微笑了下，意思是說：「對不起，睡的太遲了，可是，不算晚吧。」其實，也真不算晚呢，他看看掛鐘，剛剛才九點過五分。於是，他謙恭地向那老

頭兒道聲：

「早安。」而後他拾起了紀念冊子。

「爾謨，事情糟糕啦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莫雲，跑啦，嗷，你看這條子！」

韓爾謨幾乎暈倒下去，這一報告，如同不見閃電的霹靂，從他的身旁轟動，在一分鐘以內他完全失去了知覺。紀念冊子又跌落在地板上了。

他以顫抖的蒼白的手指接過那張紙條，他把上面的字，一個一個地吞食下去：

「父親母親和爾謨：

我隨同「婦女戰地救護隊」出發了。當你們發現這張紙條的時候，我已離開你們百里以外了，所以請你們不必慌亂，不必等候，因為那全是無益的。

戰爭不停，生命不亡，我立誓不再回到你們懷抱里了，我更立誓絕不離開生我救我的故鄉！

不要因我而變更你們的計劃，飛散着火藥氣味的空間是沒有甘露降臨的，到雲南去吧，到不丹或尼泊爾去吧！在那里，你們可以用錢買得安樂與幸福！

不求你們原諒我，但求你們忘掉我就夠了。

對於你們的盛意，在此致謝。並祝你們永遠幸福！

莫雲 三七年十月××日上午三時。」

一種萬分悲涼的情緒，滲入韓爾謨的心境。他的嘴唇開始抖索起來，木呆地沉默無言，他認為沒有一個字句，能夠組織成可以安慰自己的絕望的話。

兩眼瑟縮着，思維異常地深邃，但也異常地茫然，他感覺四周不着邊際，孤零零的一身沒有一點兒着落，並且連自己也像似不存在於宇宙間了。

他把那張紙條擰成了紙團；而後，又把它合攏在手心里，用勁兒地搓着，手背打起癢癢來。

這位退職的老軍官，用一種萬一的希望的眼光睨着女婿韓爾謨。他以為這個聰明，幹練，有學問的青年人，或許能設法給他奪回這光榮的一日，他靜靜地，而也是焦急地期待着，他放輕了呼吸，以免騷擾了女婿的沉思。掛鐘的擺聲，的答的答地響着，他看見那根長針迅速地向前提進，他也漸漸與悲傷，絕望接觸了。

然而，他在期待着一個萬一的希望。  
突然間。

「完了！」韓爾謨彷彿剛才省悟過來似地慨嘆着說，他憤然地拋開手中的紙團。「什麼全完了！」

退職老軍官的希望粉碎了，他的全身突然下墜着，竟像有個陰謀家把他從陡立的懸崖上，推落到無底的深谷，這種危急，使他沒有工夫去咀嚼悲哀，使他沒有工夫去發揮痛恨，

這之間，與他頂接近的便是死。

兩個人的遭遇是相等的，但是兩個人從變態的心理中，匆促間所決定的善後計劃，却是極端相反的。退職老軍官是想自殺；韓爾謨而是想殺人！並且，韓爾謨是暫時保守秘密的，退職的老軍官却非立時地大大方方幹一下不可。

「我誰都對不起！」他槌着凹陷的胸脯，遺憾地說。「還有什麼顏面活下去呢？活之，又有什麼樂趣呢？」

他不等對方答覆他那嚴重的問題，便像風車似地一轉身，走出書齋了。

家人，喜事的幫忙者，都在喜色籠罩下從事着婚禮的準備。現在高貴的親朋們，絡繹地走進了莫府，那做為禮堂的大客廳，漸漸為簇新的老爺，太太，少爺，小姐們充滿了。莫雲的母親，特為在蒼白的，皺紋重疊的臉上敷了點兒胭脂，她正在許多貴賓之間，喜形于色地，忙於謝賀，寒暄，以及毫不疎懈地指揮着家人們裝煙，斟茶與佈置坐位……

有位太太用象徵的祝福，預言着新郎與新婦將來的幸福：

「看，多末好的天氣呀！」

「我看倒不如陰一點好。」另一位太太感到那話不大妥當，反駁着說。「這天頭，可真是讓人不放心呢！」

「放心吧，太太。」說話是一位白胖胖的中年男人，「任何不幸，是的，任何不幸，全讓莫府的喜氣沖跑啦！」

「對的。」一位自做聰明的副官，搶着說，「我敢保：日本飛機不能來！」他一把大家忌諱的東西道破，這客廳里居然安靜了一分鐘。

好奇的孩子們提議到新房去看新娘子，太太們也就跟着湊趣。

「走啊。」

接着就蠢動起來了。這時候，退職老軍官走進了客廳，於是，新的企圖暫時被他打消了，大家又把停息不久的致賀，投到這位男主人翁身上來，可是他竟疏慢地應酬一聲，就逕向臥室里走去。

他從皮箱里找出一支手鎗，他想，祇有這個東西才能彌補那些遺憾。而後，他正直地躺在床上，將鎗嘴對準了心口，「悲慘！」他這樣自語着，大拇指在推撥着鎗機，死的恐怖誘惑着他，他的全身突然抖顫起來，巨大的抖顫波及了他的大拇指，鎗，砰然一聲……

退職老軍官的臥室里被駭異的眼睛填滿了，莫雲的母親，女壻韓爾謨最靠近那張床，他在用一種蒼涼的調子，對那些駭異的眼睛，說：

「爲什麼？嚇，諸位還不知道……莫雲小姐逃跑啦！」

退職老軍官還能分析出這是女壻韓爾謨的聲音，然而，他却認爲這是人間以外的對話了。

## 八

一禮拜以後，退職老軍官的傷口完全復原了。

雖然沒有死，那些血，也算稍微彌補一些他的遺憾。可是，他不願意在這風雨飄搖中的古城久留，他要立刻離開它，去到遠遠的雲南。

因為女婿韓爾謨堅持留在這兒等待着莫雲，不能同行。那位慈祥的老岳父就留給他一千圓錢，還有那所住宅也留給他了，此外，還有一支手鎗，一匹白馬，一個無家可歸的老用人。

自從把岳父、岳母送走以後，韓爾謨就變為莫府的主人了。

最初幾天，韓爾謨簡直未曾出過莫府的大門。他整天躲在屋子裡呆想，他再也沒有心思寫詩了。

有的時候他到莫雲的臥室去，在那里，很容易使他憶起他與莫雲初戀時種種的甜蜜，同時，也容易使他記起她對他種種的冷酷無情，更容易使他記起最後一天她所賜與他的置於死地的絕望！

現在的韓爾謨，又變為戰場上的韓爾謨了，他的面孔，是那末蒼白，慘澹，是那末頹唐而

無生色，但有時那上面呢浮動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殺氣，這很使那個老用人駭怕呢。

他突然變得好喝酒，而且每次非故意讓自己達到爛醉的地步不可，然後他就碰到什麼毀壞什麼，假如老用人表示點兒不悅的顏色，他就從腰里抽出那支手鎗，對着老用人威脅地咆哮着：

「我斃了你！我斃了你！」

遇到這樣情形，那老用人就跟踉蹌蹌地跑開了，他總是唔嚕唔嚕地嘟囔着：

「這是魔王！老天爺，這條伙比東洋鬼子還兇咧！」

敵軍已經迫近忻縣了。太原城里倒處被前方運來的傷兵充滿着，傷兵病院，百姓們的住宅，甚至於街頭。現在，這里除了一部份忙於逃亡者而外，每個人都在爲戰爭効命，因此，這座和平已久的古城，再也沒有往昔那般鎮靜了。

惟有韓爾謨是鎮靜的，他利用這種出奇的騷亂，去消除他的苦悶，去揮霍他的金錢，這就是說，韓爾謨沉醉於酒色之間了。

他收買許多新近結識的流氓，到各方面給他採訪莫雲的消息和下落。他對那些人聲朗，他準備以二百圓錢賞給發現莫雲下落的人。

外面正飄着雨雪。天已經黑了。

韓爾謨從一個新姘識的女人家里，昏頭昏腦地跑出來。他是喝醉了，他不中用的腿腳，在泥濘的街道上打着滑，輕快地栽倒下去，笨慢地爬起來。走到莫府大門這之間，他一共跌了九個筋斗，他完全變成一個泥人了。

他推開門就走進去。他對於大門這次例外的虛掩，沒有感到什麼奇怪。等於噤叫地喊着老用人的名字：

「趙福！」

沒有答應。

於是，韓爾謨可着嗓子喊起來：

「趙——福——」

仍然沒有答應。祇有從院牆上撞回來的回響，彷彿幫助他招呼着老用人似地。

韓爾謨罵罵吵吵地走進了書齋。他摸着黑兒，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摸着燈紐，把燈扭亮了。他忽然發現在寫字台上鋪了三天未曾下筆的那張素白的詩箋上，被拙劣的字體塗亂了，佔滿了，那上面僅僅有三十幾個字：

「你比日本鬼子都可怕。我背着我自己的行李走了。沒有拿你們一根草。

家人趙福」

看完了，韓爾謨非常生氣，他突然從腰里抽出那支手鎗，對着牆咆哮着：

「我斃了你，我斃了你！」

## 九

因爲前方戰事日緊，指揮部把婦女戰地救護隊調回太原工作，於是莫雲也祇得隨隊回到這座垂危的古城。同時，爲了要完成一種任務，她又不得不回一次那可詛咒的家。

這是在戰爭中不該有的一個晴朗的早晨。莫雲經過觸目皆是的瓦礫場，拖着似乎很沉重的脚步，向可詛咒的家走去。

不到半月的光景，這座和平的古城，竟變成了又破碎，又悲慘的世界。在路上，她再也遇不到一個年青的女人。有錢的，他們封鎖上大門，只留着陰森的院落，逃到安全的城市去了，這裡剩下窮苦與老弱的百姓們，和每個角落里都有他們影子活動的士兵們。

莫雲預想到自己的家也是同樣地變成陰森的院落了。可是，父親，母親，韓爾謨全到那裏去了呢？老人，白馬，還在嗎？最後，她竟想到那寬大的院落，一定被敵機炸毀了吧。

家的大門敞着。一切沒有異動，首先她在左側牆角處的馬廄里發現了那匹可愛的白

馬，牠瘦了許多，牠的鬃毛，已經失去了固有的白潔與光澤。

她懷着一顆捉摸不定的心，通過那冷靜的院徑，當她走進傢俱錯置的客廳，再推開父親臥室的門時，她就明瞭了。這種現象，莫雲一點也感覺不到淒涼，而她的精神反倒暢快起來了，彷彿立癒了年久不治的宿疾。

她要看看自己的臥室，去臥室是必須從書齋窗前經過的，這時候，她發了酒勁兒未醒的韓爾諤穿着泥污的衣服，斜睡在床上。父親的手鎗，放在他的身旁。莫雲被這種怪態驚愕住了，可是她略微踟躕一會兒，就走進了書齋。在寫字台上，她又發現了老家人趙福的留字。這是怎會事呢？簡直令她百思莫得其解。

她湊近韓爾諤的身邊，一種酒臭撲進她的鼻子，莫雲厭惡極了。

「韓爾諤！」

她叫着，韓爾諤動都不動，於是，她搖動着他的胳膊，大聲地：

「韓爾諤！韓爾諤！」

他被擾醒了，在朦朧中用手揉搓着眼睛，他還沒有發覺身旁有人。身子向裏一翻，又要睡去，可是被莫雲強制地把他扯翻過來。

睜開澀滯的、驚駭的眼睛，一個軍人出現他的床前，他恐懼起來，一時他想不出該怎樣對付這意外的事變，末了，他想出來了，他一種敏捷的動作，抓起身旁的手鎗，猛地跳下床來，向對方威嚇着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莫雲沒有說話，她不自然地微笑一下，隨後用手撥開韓爾謨的手鎗。這時候，韓爾謨已經完全清醒了，他已經辨認出對方是誰。

「呃，你！」把手鎗別在腰帶上。偶然看到自己爲泥污塗滿的衣服，舉止就越發狼狽起來，雖然這是個奇遇，可是他但願這次是個夢才好。「啊，多糟！寫字台上的那個，沒被她看見嗎？」他很担心這回事。他的心里，更一陣一陣地浮起內疚，大概就是它制裁着他，使他失去了向莫雲責難的勇氣。

莫雲不以瑣事去垂詢他。她僅僅用冷淡的態度，問一問父母的行蹤。

「你走以後，他們就到雲南去了。」韓爾謨隱瞞着那天的事變。同時，踱到寫字台那兒，把趙福的留字偷偷地塞進抽屜里去。

「你爲什麼不一道去呢？」

「我爲了等候着你，我知道，有一天你一定要回來的。」一邊說，他一邊換上一件乾淨的棉袍。

「謝謝，但我是爲了另外一件事情回來的。」莫雲回答，「今天，我要搬進來了。」

「你自己？」

「不，我的同伴和傷兵。」

「你搬回你的臥室吧？」韓爾謨用一條毛巾，對鏡子揩着臉。

「你可以搬出去嗎？」

「讓我搬到外面去嗎？」韓爾謨壓制着氣憤說，「可以的，祇要你能同我一塊兒住。」

「我並不強迫你，」莫雲爽直地說，「希望你也別要挾我才好。」

韓爾謔笑了，狡猾繪在他的眼角上。他勉強讓那笑意表示出無所謂的樣子；可是，無論如何也不可能。他想用什麼話來掩飾這種陰險，倉促間又想不出適當的話。

這時候，莫雲竟不辭而行了。她沒有理會到對方的狼狽。

## 十

莫府變做臨時傷兵醫院已經有三天了。

因為前方戰時激烈，兩天以來，這多而寬大的房屋，幾乎被受傷的戰士們擠滿了。

婦女戰地救護隊，一共有十五個隊員睡在莫雲臥室的地板上。她們平均每天要作十八小時以上的工作，可是她們誰也不表示出疲倦的顏色。而且這十五個當中，莫雲是最能吃苦，最能幹，最活潑的一個。

自從搬進以後，莫雲極力避免與韓爾謨見面，該她休班的時候，她除了去照顧一下心愛的白馬而外，就回到宿舍裏跟同伴們談話戰局。韓爾謨也很規矩，一次都未曾打攪過她。同時，他停止了那些荒唐的行爲，又變成從前那樣文雅了。

莫雲在工作順利之下，對於韓爾謨含隱着愛憐的心，可是，這一束有刺的薔薇怎末能去撫惜他呢？可是，她也不相信，一個不癡不傻的人，會一直沉淪到底的，現在，她很想以最大的鼓勵，恢復未婚夫韓爾謨兩月前的光榮——她必然使他重新換上軍裝，送回民族解放的戰場上去！

幾天以來，莫雲整天在籌思着如何鼓勵的方法，這真是惱人的事，對付這樣一個聰明的，神經過敏的人，既不能以手段刺激他，也不能以溫情勸告他；是的，假如莫雲一不謹慎，就很容易給自己的手脚帶上枷鎖，那是多麼愚蠢的勾當呢！

於是，她決計延長些時間，籌思出一個頂妥善的方法。可是，韓爾謨早就等得不耐煩起來。

那是第五天的黃昏，當莫雲剛下了班，到馬厩去喂那匹白馬的當兒，韓爾謨就走出書齋，奔她來了，他走到莫雲的跟前，傷感地說：

「這馬瘦了！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，」莫雲用手指撥着馬的攏起的肋骨，回答着，「畜牲和人一樣，光吃不動，自然要漸漸瘦下去的！」

「這是缺少嚼的緣故，」韓爾謨一下就抓住了牠的嫩結，「我給你在院里蹣蹣吧！」

「你認為這樣牠就滿足了嗎？」她摸撫着馬額，溫和地說，「韓，你知道，一匹不羈的駿馬，牠是渴望着高山和莽原的，牠需要馳騁呵！」

「但牠也需要一個漂亮的騎士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韓爾謨微笑了，兩排整齊的潔白的牙齒，在黃昏里閃着寒冷的光。那光，那話，全像突變的春寒一樣，迫害了莫雲的初萌芽的溫情，它立刻僵死了，她的臉兒又還原為冷淡的顏色。

靜默着。

觸到失敗的莫雲，愴傷地走出了馬廐。她簡直是用絕決的口氣，回頭對韓爾謨說：

「先有駿馬，而後才有漂亮的騎士……韓爾謨，再會了！」

這使韓爾謨慚愧極了，霎時間，那種慚愧就化爲怨恨。當莫雲的背影將夢模糊不見的時候，他突然跳出馬廐追趕上去，而後，迎面攔住了她。

「幹什麼？」莫雲厲色地問。

「莫雲，你把我做弄夠了！」

「怎麼，我——」

「是，我沒有說錯！」韓爾謨捏緊拳頭說，「是你誘惑了我，你把我從戰場上引誘到你的家，可是，你又不讓我從你的身上得到片刻的幸福！呃，莫雲，我不忍說這個，看看吧，現在你也穿上這可詛咒的服裝了，你要擠棄我嗎？」

「韓爾謨，你做了什麼夢？」她訕笑着，然後，向旁移動右腳，企圖離開這個隨便云云的

神經病患者。

可是她又被他攔住了。

「打算怎樣？」韓爾謨變了顏色。

「我不能同有神經病的人談話！」

韓爾謨粗暴地握住莫雲的手腕：

「你瘋了！你讓我也變成個瘋子是不？」

「我不那樣蠢。」她平心靜氣地，「韓爾謨，你讓我走開好不好？」

「自然，但要求你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「原諒我，我拒絕你的要求，拒絕你的一切要求！」她覺得腕骨疼痛起來。

「不，我有要求的權利。」他使勁兒搖動莫雲的臂膀，瘋狂地叫，「你，馬上同我離開這危城吧！」

莫雲變態的笑聲，衝破了黃昏的寂寞。然而這笑聲却把韓爾謨觸怒了，他扔開她的手，

向後退了一步，他突然從腰里抽出那支手鎗。

「我再也不能忍耐了！」

「你要用自殺來威脅我嗎？」

「不，我要殺人！」

莫雲沒有驚駭，她拍着胸脯，慘笑地說：

「請吧，祇要你有勇氣！」

可是，當這時，有一個隊員喊叫着莫雲。莫雲還沒有動，而韓爾謨却先悄悄地走開了。

## 十一

原來是一個受傷的下級軍官賈道明中尉請她給寫封家信。

他是三天前送到這里來的。砲彈炸去了他的右臂，臀部又中了一彈，本來剛送來的那

天，他的生命已經很少有希望，可是，因為療治得法，和看護的週到，據醫生說，他已完全脫離了險境，假如能立即轉到後方設備完整的病院調養，兩週內便可恢復康健的。

然而，賈道明中尉對於自己的生命，不抱一點樂觀：他知道轉到後方祇是一種不易實現的期待吧了——因為這里有十幾個比他傷更重的同志，已經下來半月之久，還沒有轉到後方去呢——假如前方戰局更加危急的時候，他們這些不能行動的重傷者，必然要與城牆亡的。

他曾經跟莫雲表示過，他說他沒有生還的希望了。

「我担保，同志，」莫雲安慰着他，「只管安心靜養好了……」

「我是非常安心的，不過，那種預感總是不能從我的心中抹淨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今天，因為他從新來的傷兵口中，又得到前方失利的消息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就越發不抱樂觀了。有幾次想求莫雲寫封家信，可是他看她忙得不可開交，終於做罷了。現在他決定藉她休息的時間，辦好那件在他認為是迫不須待的事。

等

「同志，我求你——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寫一封信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於是，她從衣袋里拿出紙筆來。

「家信嗎？」

「……家信。」

「怎末稱呼呢？」

賈道明中尉想一想說，

「賈望古先生。」

莫雲遲疑地寫下。於是賈道明中尉又重複說一遍：

「賈望古先生：（請往下寫吧，同志。）吾與令郎道明係屬同伍於晉北之戰，道明重傷

「不幸殉國，伊臨危時，曾囑吾數語馳寄先生，伊謂：『兒含笑去矣，二老勿爲我之死而悲傷，兒妻遣其速嫁，且莫誤伊春青。』伊並留肖像一幀，隨函奉上，勿此，并叩冬安。」說到這，賈道明中尉又想一想，而後說：「請你署上韓爾謨這個名字。」

「韓爾謨？」莫雲吃驚地，「然而，賈同志，這並不是你的家信哪！」

「是我的，」隨後他從襯衣衣袋里掏出一張照片遞給莫雲，說：「把它附在里面吧，同志，麻煩你了，還要請你找個信封，請記下來，信寄：韓城東大街和慶公賈望古先生收。」

「賈同志，」莫雲一邊記下來，一邊問：「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」

「這是很平常的，」賈道明中尉慨然回答：「敵人的侵略不已，軍人的効命亦不已，這一次，雖然能幸免於難，等傷好的時候，我勢必重上前線去，總之，我已決心誓死報國了，今天，寫了這封信，就免得他們再時時刻刻記掛着我了！」

「但是，國家不能允許你那樣做，同志，你已是殘廢的戰士了！」

「那不能，單單爲了我的右臂，我也應當去復仇啊！」

莫雲爲光榮與恥辱的交流夾擊着。這錯雜的故事，在像颶風般地捲起她的思潮，她的頭腦昏亂，心緒不甯。於是，她離開賈道明中尉。在客廳的窗外，她又遇到了那兇惡的韓爾謨。

「你把恩愛全送給陌生人！」韓爾謨冷笑着說，「你說，你將永遠用鞭子虐待我嗎？沒良心的傢伙！」

像沒有人跟她說話似地，她又像躲避一條有毒的蛇蟲，一溜烟兒從韓爾謨的眼前走過去了。

從這以後，每當莫雲上夜班的時候，韓爾謨總是鬼鬼祟祟地隔着玻璃窗子，窺探莫雲的行動。他特別注意最末那一張床，而莫雲也偏偏注意那最末一張床的看護，並且她常常跟那床上的人談話，有時那種繼續不斷的談話，竟使在窗外的韓爾謨怒火上升。同時，他這樣自語着：「是時候了！哼，是時候了！」

在韓爾謨的心里，沒有一點兒空隙可以容納莫雲，也沒有一點兒的溫情與幸福存在他的心中，那些空白的所在，全被強烈的怒火與嫉妬爭奪去，佔據去了。現在，他祇在尋找一

個適當的機會向外發洩它。

當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該休息的人，去休息了。莫府彷彿一座冷寂的廟堂。白馬從黝黑的馬厩里傳出斷續的響鼻。在客廳的窗外，有一個焦躁的里影搖幌着，約摸五分鐘以後，那黑影的牙齒切磨出使人寒慄的聲音。

「是時候了！」

那黑影隨着那句話語，闖進了客廳，一直向着「最末那一張床」走去。

莫雲驚慌地從那張床上站起來：

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是時候了！」他好像祇學會這一句話似地重複着說，「走！同我到外面去！」

賈道明中尉截斷莫雲的答話，他幾乎是駭叫：

「呃，韓爾謨！」

對方的怒氣被這突兀其來的駭叫消滅了。他驚恐的眼睛從賈道明中尉的臉上一滑，

馬上就又溜出去。

「攔住他，」賈道明中尉指揮着莫雲，「不要放走這個胆怯的老鼠啊！」

然而，莫雲却迷亂地站在床邊。她的眼睛也在迷亂着。她沒有看見許多同伴們都注目着她。

她的靈魂破碎了。

## 十二

然而，莫雲的靈魂復又歸於完整，因為她在當天的深夜里，發覺那個「胆怯的老鼠」不知去向了。

起初，她向賈道明中尉，以及她的伙伴們隱瞞着她與韓爾莫的關係。三天以後的晚上，莫雲看看韓爾莫還沒有回來，而且她認為他不會再回來的時候，她就將真實的關係告訴

賈道明中尉了。

賈道明中尉聽了，十分抱歉地說：

「呃，這真是，鹵莽得很！請你原諒。」

「這是我的過錯，我已經幾次縱容了他——一個臨陣脫逃的人，應該處之以極刑的，是不——以至到最後這一次，因為我總覺得一個聰明的人，一定有反悔心的……」

「人畢竟是人，」賈道明中尉試驗着坐起來說，「拿人當個臭蟲那樣捻死他，那不是法律，不過，軍人在作戰——」

一陣驚人的炮聲，中止了賈道明中尉的說話。這個突兀的噩耗，證明這座古老城垣的厄運，不久即將來臨。

「五十里，」

賈道明中尉不露驚慌地對着許多驚慌的面孔說。突然間，司令部一個傳令兵闖了進來，他站在門限里面喊道：

「司令長官有令：前方危急，非守城人員，立即撤退出城！」

女隊員，受傷的戰士們，應聲混亂起來，可是，還沒有一個人走出去；女隊員們和輕傷的戰士，要背着重傷不能動轉的同志一塊兒走，而那些重傷的戰士們，却一再地催促他們趕快離開危城，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，一個斷腿的班長表示堅決反對一塊兒逃走，突然以手鎗穿額自殺了！

於是，重傷的戰士們激烈地向遲疑不去的同志警告道：

「同志們！你們若不立即離開這兒，我們全要自殺了！」

在炮火簾動中，許多沮喪的面孔，溶化在夜空里了。莫雲招架着臀部尚未全好的賈道明中尉，最後後走出客廳。賈道明中尉忽然以懷疑的口吻，問莫雲道：

「那封家信，你發了嗎？」

「發了。」

「同志，你讓我自己留在這裏吧！」他站下來，毅然地說。

「你可以走，你不能不走！」

「我不願意就這樣狼狽地跑掉啊！」

「不要太固執啦，同志，你已經是個殘廢的人了。」

「我不負這口氣，」他振奮着那隻殘廢的膀子說，「我一定等待那些野獸，我雖然沒有武器，我還可以咬掉他一隻耳朵！」

「賈同志，你要保重自己啊！」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請你不要擔心我吧，你趕快跟大夥兒走，去！」

賈道明中尉爲了避免莫雲牽扯，他斜臥在院徑上了。這時，莫雲知道再不能勉強他同去，祇好愴然地離開他，當她臨走的時候，她對賈道明中尉懇切地說：

「在馬棚里，有一匹很好的馬，必要的時候，你騎牠逃吧，賈同志，再見了。」

彷彿丟失了什麼珍貴的東西似地，莫雲的心覺得空虛，傷感起來，她迷惘地絞混在紛亂而驚恐的大羣里，像浮在怒潮上的一滴水沫一般，向着無邊的黑暗滾去。她的脚步是那

樣地快，而她的心却永遠滯留在生她的古城的懷抱里；有時，却也滯留在那位英勇的賈道明中尉的身上。

熾密的炮火，伴着十二月的寒風，向着這古城推進。當譁亂的逃亡羣，突然沉寂的剎那，這里已經能聽見夾雜在炮中的機關鎗和步鎗的騷音。敵軍漸漸在，迫進這座古城了！

迷惘的莫雲，一想起兜里那封信，接連就想到賈道明中尉。她想：我為什麼要替他寄發這封可怕的信呢？不能！而且，應該把那位已經得到光榮的，殘廢的戰士，從敵軍的炮火中拯救出來……

一種義不容辭的火力燃燒着她，於是，莫雲按照原路，十分吃力地洩向人羣的逆流。當逃亡的路上，人影稀疏的時候，莫雲同賈道明中尉兩個人騎着白馬，馳出古城的南門。賈道明中尉側着身子坐在前邊，不斷地嘟囔着說：

「到什麼地方為止呢？」

「賈同志，回家去吧，」後邊的莫雲興奮地回答着，「原諒我，你的家信還在我的兜里

呢。」

### 十三

當黎明的時候，莫雲和賈道明中尉到達沿同蒲鐵路太行山陰的一個大鎮。他們選了一家比較方便的旅店，打算休息一個上午，然後趕赴平遙去。莫雲的舅父住在平遙，她可以託他設法把賈道明中尉送回韓城的老家，她圓滿地辦完這件事，就要立刻找她自己的工作去了。

她給賈道明中尉換好臀部的藥，喂完了馬，再休息一會兒，便是喫午飯的時候，他草草地喫完午飯，又準備出發了。

天空懸着灰蒼蒼的浮雲。在遠望曲折，近看呆板的山道上，時常撩起令人詛咒的旋風。賈道明中尉還是側坐在馬背上，莫雲牽着繮繩在前面引路。她俯瞰着靜穆而和平的原野，

這無邊的靜穆，讓她感覺到地球任何的一個角落全沒有戰爭，也沒有流血，而同時，她瞭解：離開敵人越遠的人，越容易幻想自己的幸福。由於這，她忽然想起那個「胆怯的老鼠」未婚夫韓爾謨。

「韓爾謨跑到哪兒去了呢？」

她這樣默念着他。她總是相信那個在幸福上遭到澈底失敗的熱情的人，終有一天，還要重上征途的，終有一天，要與他重逢在戰場上。

這完全是意外的事情，當他們將要翻過一個巖石重疊的山巒，走下迂迴的夾徑的時候，韓爾謨突然從他們的身後趕來。韓爾謨大聲疾呼地喊叫着：

「站住！」

莫雲止住步，愕然地立在山巔上。韓爾謨已經奔到他們的跟前。他猶笑着問：

「不要怕，我特意來送你們一對幸福的情侶！」

賈道明中尉不顧傷痛，忽然從馬身上跳下來：

「你要怎樣？韓爾謨！」

「怎樣？賈道明將軍，不知道嗎，我是一直從旅店把你們送到這裏的。」

「韓爾謨，你要明白，看莫同志的面上，我不跟你計較什麼！」

「真會說話！」韓爾謨冷笑着，「你一切都滿足了，還計較什麼呢？」

「我不跟你多說了，你是來和我挑戰的，是不？」

「不敢，賈道明將軍，我是特意來護送你們的，嚇，你們太幸福啦！」

「放屁！」賈道明中尉挺進一步。

韓爾謨回頭看一眼，從腰里抽出一隻手鎗：

「認得嗎？賈道明將軍，我要把你送回老家去了！」

當這萬分危急的一瞬，莫雲跳到韓爾謨的臉前，她隔開他兩個人，握住韓爾謨的右手，

斥責地說：

「你完全失掉理智了！」

「莫雲，你躲開，我要復仇了，我要殺死剝奪我幸福的敵人！」

猛獸一般的韓爾謨在掙扎着右手，抬平手鎗，讓開莫雲的身子，向賈道明中尉射擊，然而，機警的莫雲把他的手鎗抱住了。

「看他把我怎樣？」賈道明中尉非常鎮靜地叫着，「莫同志，你鬆開手！」

莫雲沒有聽從他的話，而且，她企圖從韓爾謨手中把那支鎗奪下來。但是，韓爾謨却自動地放棄了手鎗，丟開莫雲，突然向着賈道明中尉撲去，同時，他咆哮着：

「消滅一隻蠢豬，用不着鎗啊！」

兩隻手的韓爾謨和一隻手的賈道明中尉開始搏鬥起來，大約在一分鐘以內，韓爾謨把賈道明中尉摔進山谷里去了！大約又是在一分鐘以內，他聽見由谷底飄上一種悅耳的聲音，於是，他矗立在山巒上，發狂似地大笑起來。

莫雲好幾次想舉起手中的鎗，全被劇烈的抖顫阻止了。現在，她受了從所未受的刺戟，竟使她的靈魂失了主宰。她木然地站着，也不說話。可是得到勝利的韓爾謨，帶着不自然的

笑意，走向她的面前來。他一邊說：

「親愛的，跟我到雲南去吧！」

莫雲終於舉起手鎗，阻止韓爾謨靠攏她的身邊。

「你要打死我嗎？」韓爾謨問。

莫雲沉默地走到白馬身邊，她一隻腿踩着馬鐙，側過頭，對韓爾謨說：

「這是最後一次的寬恕，韓爾謨，我希望我們重逢的時候，是在殺敵的戰場上！」

說完，她吞着眼淚跨上白馬，兩隻腳跟向馬肚上一點，馬蹄立刻揚起塵土，馳下陡立而狹仄的山徑了。

韓爾謨簡直是沒有聽見莫雲的話。他站在山頂上，盯着莫雲的背影，那背影離他越遠，忿怒越在他的心里增大，於是，他把附近一塊碩大的岩石，順着陡立而狹仄的山徑推下去了，然而，不幸地被阻在一株樹根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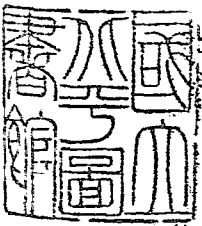
韓爾謨少尉眼看着莫雲走遠了，不見了……

尉少談爾緯與雲翥

購

四十二  
二月十七  
年

一九三八年，三月三十一日



戰地生活叢刊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廿日漢初版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著 作 人 羅 烽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店：廣州漢民北路二五九號

分 店  
梧州·西安·昆明  
宜昌·許昌·漢中  
重慶·長沙·洛陽  
成都·武昌·桂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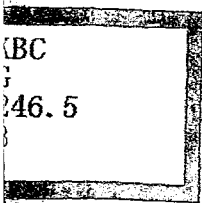
每冊實價一角八分

乙 項：第 121 號

出版物：第 0219 號

82

6/17



\$0.18